

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二十九)

张继：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

○王云帆

“带走一盏渔火，让它温暖我的双眼。留下一段真情，让它停泊在枫桥边……”

1993年，一首《涛声依旧》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，“金童”毛宁也用“一张旧船票”通过春晚的“大船”，登上成功的“星光大道”。

这首《涛声依旧》的创作灵感来自一首唐诗——《枫桥夜泊》，它的作者名叫张继。

大历年间，有一批生活在吴越荆楚一带的诗人，形成一个江南地方官诗人群，“群主”是刘长卿，外号“五言长城”，群员有韦应物、戴叔伦、独孤及、张继等。

这群诗人的特点就是都属于中下级地方官吏，亲身体验过战乱流离之苦，比较“接地气”，和百姓能共情。

张继，字懿孙，襄州，也就是今天湖北襄阳人。

张继他们家“累代词伯”，也就是说他的祖上几代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，所以他也“早振词名”，在文学圈出名比较早。更难得的是，张继“颇矜气节”，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和“羽毛”。

那一年，张继初到长安，有人告诉他，要想在帝都混得好，必须来把“贵人”找。

“贵人是谁？”张继好奇地问。

那人卖弄精神，得意地说：“这你就知道了吧？当然是杨家！贵妃娘娘的三个姊妹都是国色天香，主上已经把她们封为‘韩国、虢国、秦国’三夫人。再加上杨钊、杨锜、杨钊众兄弟，真是权势熏天。尤其是贵妃的从兄杨钊，赐名杨国忠，那可真是权倾朝野。”

从这些话里，张继知道，此时的大唐，已经从根子上开始烂了，于是冷冷一笑：“他狂由他狂，清风拂山岗。谁爱巴结谁巴结去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‘跪舔’二字！”

然后，张继写了一首《感怀》，表明心迹：

调与时人背，心将静者论。

终年帝城里，不认五侯门。

所谓“五侯”，是指汉成帝的妻舅王谭、王逢时、王根、王立、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的典故。意思是说，我的格调和当时人不一样，心情却和隐士能相提比例；虽然长年生活在帝都，但却不知道权贵的门朝哪个方向开。

这话听着耳熟，没错，“诗仙”李白也曾说过：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不过，李大诗人这是吃不着葡

萄就说葡萄酸，权贵真给他笑脸，他跑得比谁都欢。

天宝十二年(753)，张继凭真本事考中进士。大历末年，授官检校祠部员外郎，外派到洪州当盐铁判官，相当于盐铁行业的“国税官员”。在那里，他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，不扯皮、不躺平，“辄有政声”。大约779年，张继夫妻都死于洪州，“群主”刘长卿还写诗悼念：

恸哭钟陵下，东流与别离。

二星来不返，双剑没相随。

……

世难愁归路，家贫缓葬期。

……

作为一名掌管国家财赋的政府官员，张继死后竟然没钱安葬，还需要缓期举行葬礼，清廉的让人想想都要哭。

那些年，张继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有“直播带景”的习惯，比如《洛阳作》《晚次淮阳》《游灵岩》《宿白马诗》等。

这天，张继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枫桥歇息，江南水乡夜晚幽美的景色，吸引着这位满怀旅愁的游子。但时值深秋，在茫茫夜色中，刺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向他夜泊的小船涌来，他虽然裹紧了棉被，但仍然感觉到一阵阵孤寂清寒。

睡不着了，索性披衣而起写篇“小作文”吧。

你要写寒就不能只写寒，要写月落的光影惊醒了乌鸦啼鸣，要写霜华漫天；你要写愁就不能只写愁，要写江边的枫树和点点渔火，要写旅人的无眠……

那一刻，张继“小宇宙”爆炸，挥笔写下了四句千古绝唱：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
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
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这首《枫桥夜泊》，远景、近景、明暗、层次交相辉映，将残月、栖鸦、江枫、渔火写得妙趣横生。

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，相传唐初诗僧寒山曾住在这里，因此得名。今人刘学楷说：“枫桥的诗意美，有了这所古刹，便带上了历史文化色泽，而显得更加丰富，动人遐想。因此，这寒山寺‘夜半钟声’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，渗透着宗教的情思，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。”

那一夜，《枫桥夜泊》开始“火出圈”，脍炙人口、名驰中外，被无

数人奉为圭臬。

比如宋人孙觌就写有《再宿枫桥》：

白发重来一梦中，

青山不改旧时容。

乌啼月落寒山寺，

欹枕犹闻夜半钟。

明代高启佩服地说：

画桥三百映江城，

诗里枫桥独有名。

几度过忆张继，

乌啼月落又钟声。

清人孙枝蔚更是满怀深情：

依旧钟声夜半过，

谁如张继善吟哦？

老夫独少诗中酒，

始觉平生怨愤多。

不过，有佩服到五体投地的，就有“鸡蛋里挑骨头”的，大文豪欧阳修跳出来就是当头一炮：“‘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’，句子是很棒的，但半夜三更不是打钟的时候，这根本就是病句嘛！”

欧阳修把他的观点写在《六一诗话》里，然后美滋滋地洗洗睡了。

不过，张继的“粉丝”可没闲着，纷纷找出证据“拍”向欧阳修。

有“粉丝”说：“我在《南史》中找到了半夜钟的典故。”

还有“粉丝”说：“白居易的诗中也有半夜打钟的句子，比如‘新秋松影下，半夜钟声后。’”

更有“粉丝”说：“皇甫冉的诗句‘秋深临水月，夜半隔山钟’不也是明证吗？”

……

所以，“专家”也是有知识盲点的。

由于《枫桥夜泊》写得太过美感，许多文人墨客就琢磨着把此诗勒石刻碑。据《寒山寺志》记载，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是宋人王珪。

王珪是北宋仁宗时的宰相，元丰六年封为郇国公，罢相后住在苏州，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。据说写碑文的时候，王珪家有亲人去世，所以碑上没有署名。

到了明代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王珪所书的石碑可能毁于战火，早就找不到了，所以人们又请“吴中四才子”之一的文徵明重写碑文。历经上百年风吹雨打，到了清代，这块碑已经漫漶不清，也就残存“霜、啼、姑、苏”几个字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)秋末，江

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寒山寺，请到清末名士、经学大师俞樾手书了《枫桥夜泊》第三块石碑。俞樾你没听说过，也不怪你，但如果你连章太炎也不知道，这就不应该了。没错，章太炎就是俞樾的学生。当时，俞樾已是86岁高龄，接到这个任务后倍感光荣，挥毫泼墨、一气呵成。没想到的是，这幅书法作品竟成了俞樾的绝笔，因为这年的12月，他病逝了。

1936年，苏州名画家吴湖帆以为俞樾写的碑石失传了，于是就想请张继补写《枫桥夜泊》的诗文重刻一块石碑。此张继非彼张继，他字溥泉，河北沧州人，也是位诗人。

吴湖帆虽然知道张继的大名，但两个人并不认识，于是就把这事儿委托给濮一乘。张继一听，也感到十分荣幸，就说：“我早就倾慕寒山寺这个名胜古迹了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也没去过。承蒙湖帆先生认为我的名字和唐代张继同名，让我书写碑文，这是看得起我。不过，我的‘继’字是‘恒久’的意思，可不敢和人家唐代大诗人比肩。”于是，他很快就写好了碑文。

吴湖帆在等待张继碑文的时候，却看到报纸上刊登张继去世的消息，就很后悔，想着这件事早点办就好了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收到了濮一乘寄来的写本，附信中说：“这是张继生前一日所写。”吴湖帆悲喜交集，立刻嘱咐一位叫黄怀觉的工匠刻在石碑上。

从此，俞樾的诗碑和张继的诗碑并列于寒山寺中。

1939年，时值抗日战争，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“维新政府”。当时，日本大阪的《朝日新闻》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，为了撑门面，点名让伪政府把俞樾书写的那块诗碑运过去。

汉奸们只是坏，并不傻。知道把真迹孝敬了主子，肯定是厕所里面扔炸弹——激起民愤(粪)，所以就请苏州有名的刻石师傅钱荣初刻了一块赝品。要说大师就是大师，这块石碑简直可以以假乱真。

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送到日本，就留在了南京。

一首诗，引出这么多故事和佳话，不能不说唐代诗人张继的伟大。让我们以清人邹福宝的一副对联来做结束语吧：

尘劫历一千余年，重复旧观，幸有名贤来做主；

诗人题二十八字，长留胜迹，可知佳句不须多。